

世界文學叢書

“天才”

德萊塞

上海文學聯合出版社

世界文學譯叢

“天才”

下 冊

[美] 德萊塞著

主 萬 西 海譯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“天 才”

著 者 德 萊 塞
譯 者 主 萬 西 海

分類. 文學・藝術—長篇小說

書號. 081 開本. 787×1092 1/26 印張. 41 $\frac{4}{13}$

字數. 710 000 插圖. 1 定價頁. 565

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7 000 冊

1—7 000

定價 三元九角六分

出 版 者

上海文學藝術出版社

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

總 經 售

上海圖書發行公司

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

文豐印刷製版所製版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

上海長壽路七四號

新中央印刷所印刷

上海康定路一五八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

第二十六章

當時情況的發展，可不是像尤金的那樣稱心如意。安琪拉是個挺留神的人，把責任看得很重，非常尊重正當的行爲和身爲藝術家妻子所有的特權、機會和報酬。這個有才氣的藝術家雖然暫時喪失了才能，但是將來一定是很出色的。她哄騙自己，新近這場挫折或許已經使尤金的處世的態度變得堅強、敏銳，使他對於明哲保身的道理稍許留神，並且知道該怎樣來節儉了。她想着他過去靠着那麼一點兒錢就過得挺好，不過他們還要過得更好——他們要儲起錢來。她要放棄掉自己的那些可笑的夢想，想有所華麗的工作室和無數的朋友；從現在起，她要儲起一點兒他們得來的隨便什麼錢，不管它多麼少，即使一星期只有一毛錢。如果尤金每天工作，一星期只能賺九塊錢，他們就得仗着那個生活。他告訴她，他帶來的一百塊錢還有九十七塊；這可以存到銀行裏去。他沒有告訴她賣掉一張畫和接下來把錢花費光的那件事。他們還要把往後賣畫得來的任何錢存在銀行裏，直到他身體復原。有一天，如果他們有了點兒錢，他們就要在哪兒買所房子，可以以不付租金，住在裏面。到了糟無可糟的時候，銀行裏有一點兒錢，很少的一點兒，可以用來買衣服，但是除非絕對需要，他們不會去動用它的。她現在就需要衣服，不過這沒有關係。安琪拉

帶來的兩百二十八塊也加到尤金的九十七塊上去，這一筆三百二十五塊的總數，立刻就存在麗瓦伍德銀行裏了。

安琪拉憑着個人的奔走和解說，終於在一個傢具製造商的屋子裏找着了四間房。這是由於一個女孩子出嫁而空出來的。他們很樂意不多收錢（就真正價值方面講）就把它租給一個藝術家和他的妻子；這是一所在一片可愛的草地上的私人住宅。租金每月十二塊錢。在第西納斯太太——那個製造商的妻子——看來，威特拉太太似乎很好；爲了她的便利，二樓上連接浴室的一間小房特地改成了一間廚房，裝上一個小煤氣爐。安琪拉立刻在他們微薄的收入所限制的基礎上，開始處理家務。他們還需要弄些傢具來，因爲房間裏陳設並不完全，於是安琪拉常常上紐約的舊貨鋪去，看遍了所有的百貨公司，光顧了某些私家的拍賣，終於找着了幾件極便宜的傢具，和已有的梳裝台、長桌、餐桌跟一張床很相配。浴室和廚房需要的幔子都是由她自己裁剪、裝飾和張掛的。她跑到尤金寄存沒有賣掉的和沒有展出的油畫的鋪子去，拿回來七張，懸掛在起坐間兼飯廳裏。她立刻照料到尤金所有的衣服，尤其是他的襯衣和襪子，不久就把他的相當破損的衣服全收拾得挺好。從當地的市場上，她買來新鮮菜蔬和一點兒肉，做出可口的燉菜、燉肉、炒蛋和法國式的美味的肉汁。她把全副管家的本領都施展出來，使一切顯得乾淨、整潔，在飯桌上大量供應各色食物，而把費用又保持得極低，這樣他們可以不僅仗着一星期九塊錢生活，並且可以餘下一塊多錢，加到安琪拉所謂的他們私人的銀行存款上去。她有一隻小小的褐色罐子，算定可以容納

十五塊錢的零錢。這隻罐子滿了就可以打開，她於是誠懇懇地竭力一再去裝滿它。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在世界的眼前使丈夫恢復過來——這一次要站定了——她打定主意這樣做。

還有一件事，經過深思和跟好多人的談話以後，她知道，爲了她，爲了尤金，她都不該去煽起他的肉慾的熱情。黑森林有些女人指出當地的一樁脊髓癆的病症，說那是由於缺乏節制的結果。她聽見大夥都說，有許多別的神經毛病都是從同一個來源來的。或許尤金就是這樣。她決定要保護他管住他自己。她並不認爲她會受到損害，但是尤金是那樣敏感，那樣感情用事的。

當時的情況就壞在是從他新近的自由自在、自認爲歡樂的生活方式上來的一個突然的大改變，這使這種情況變得幾乎是痛苦的。他看得出她以爲一切都不錯，這些日子，他都很規矩，很勤懇。卡羅塔默在幕後，並沒有受到懷疑。她認爲這會兒他們要一塊兒沿着樸實、理想的道路向着一個目標——他的成功，當然也就反映出她的成功——辛辛苦苦地工作。

尤金把這個目標的魅力看得夠清楚的，不過這卻只像是一件非常適合別人的東西。他是個藝術家。生活的普通規律不能合理地加到一個藝術家身上來的。藝術家應當有精神上的自由，有權高興上哪兒就上哪兒，去跟他選擇的人們交遊。這個婚姻大事是個難堪的枷鎖，打斷了一切合理玩樂的機會，而他經過了短短一個時期的自由後，現在又給這個枷鎖沉重地加到脖子上來了。所有新近還那樣真實的歡樂幸福的美夢，全都去了——跟卡羅塔同居的希望——跟她一塊兒舒適自在的地在她代表的那種優越的境界裏交結的希望。安琪拉抱定她的那種想頭，認爲他應當天天工

作，每星期拿回家來九塊錢（或者不如說是每月拿回來那麼個合計起來的總數）。這使尤金不得不特別當心那三百塊裏餘下來的一點兒錢。他把它們存開，好彌補他抽空出去所造成的缺額。因為現在晚上可沒有機會去會見卡羅塔了；每星期必需經常抽出幾個早晨和下午去跟她會面。他總和平時一樣在清晨七點前一刻離開那個小寓所，穿着整齊，作好可能的戶外遠足；他告訴過安琪拉，爲了預防臨時有事，他一向這樣。有時，他上工場去，有時乾脆就不去。有一條汽車路線，迅速地把他帶向市區，上一個幽會的地點去，然後他按照情形跟她或是乘車，或是步行。他和她都經常想着所冒的危險，但是他們依然堅持下去。由於倒運也不知是幸運，諾曼·威爾遜從芝加哥回來了，於是卡羅塔的行動就得事先計算得恰好，可是她並不在意。她多半是乘汽車，在附近的車行租來以後，迅速地乘着它離開會給人瞧見或是認出的附近地帶。

這是一種紛亂的生活，艱難、危險。它裏面沒有寧靜，因為欺騙裏是既沒有安寧，也沒有快樂的。一時的熾烈的歡樂，緊接下來總是煩擾的悔恨。不提他自己良心的刺痛，已經有卡羅塔的母親，諾曼·威爾遜和安琪拉要留神提防了。

在任何這樣的情況裏，這幾乎已經成了無可逃避的結局：它是不能持久的。毀滅的種子就在它的本身裏。我們以爲我們的行動在不給人看見時就等於沒有，可是這並不對。它們隱隱約約地攪和在我們的本質裏，儘管我們竭力裝假，終於會像真正的本人一樣耀射出來的。我們簡直可以接受婆羅門教的教義，認爲有個靈魂體，在我們夢想着以爲一切都是黑暗的地方看見和被看

見。再沒有一個別的假定可以用來解釋直覺的事實了。這麼許多人都有。他們知道得很清楚，而不知道自己爲什麼知道的。

安琪拉對於尤金就有這種直覺。由於她對他的深摯的愛情，早在他的許多事情發生以前，她就可以預料到或是領會到。在她和他分別的整個期間，她都給一種想頭纏繞着，認爲自己應當跟他在一塊兒；她現在既然來到這兒，最初的見面和緊張興奮的佈置過去後，她開始覺察到有點兒什麼。尤金跟離開她以前的那一向有點兒不同了。他的態度，儘管親切地表示出愛，卻是疏遠的、心不在焉的。他可沒有力量來掩飾起什麼事來。有時，他顯得——在他跟她一塊兒的大部份時間裏——似乎迷失在一陣沉思的濃霧裏。他很寂寞，有點兒思戀，因爲卡羅塔忙於家務，不能常看見他。同時，秋季來了，他開始厭倦了斯皮安克的工場，因爲陰沉的日子和微寒來臨到大地，使工場的窗戶有時得關閉起來，奪去了他初來時場內特有的那種新奇怪誕的氣氛。他不能在哪天傍晚沿着溪邊走向卡羅塔的懷抱裏去了。大約約翰·約瑟夫·繆斯·馬拉齊·鄧普賽和小蘇西的新奇古怪也消失了。這會兒，他開始看出來，他們畢竟只不過是普普通通的工人，爲自己一小時只掙一毛五或是一毛七分五而發愁，互相猜忌，猜忌他們的上司，滿是尋常人所有的一切短處和弱點。

他的到來給了他們一點兒娛樂，因爲他很陌生，不過他的陌生已經不再是件新鮮事了。他們

也開始看出來，他是個相當普通的人。的確，他是個藝術家，但是他的行動和意向跟別人的並沒有多大差別。

在這樣的一個工場裏，像在任何其他的機構裏一樣，人們被環境的壓力逼迫着在一塊兒工作，不管天氣是好是壞，不問心境抑鬱、歡樂。這樣的工場很容易成爲（而且往往也是成爲）一個真正的地獄。人情是個微妙、急躁而不合理的東西。它不像心理、性格那玩意兒那樣，並不十分是給倫理的規律和理解的條件支配着。尤金是個哲學家，所以很容易就看出來，這些人經常是給籠罩在一陣家庭的煩雜和暗裏的疾病、悲傷等的氛霧裏跑到這兒來，並且不知怎麼，常認爲他們一切煩惱的原因並不是他們的心境，而是他們四週的一切。愁苦的神情只會引起愁苦的神情；粗鹵的問話只會招來粗鹵的回答，還有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的長期怨恨，不爲別的，只爲過去有一次的一句發脾氣的話。他以爲把愉快和一貫親切的態度——即使是假裝的——帶進裏邊來，可以消除和克服一般的情形，但是這只是部份對的。他自己的愉快對於那些不高興的人反會變得討厭，正和他有時被迫去對付的那種煩躁蠻橫的態度，對他變得討厭一般。所以他希望能夠恢復健康，脫離那兒，至少改變工作方式，因爲顯而易見的，這種情形是不會輕易改進的。他的在那兒是件很普通的事。他的風趣和魅力實際上已經失去力量了。

這種情形，配合上安琪拉的誠實保守的精神，是相當糟的，但是它注定還要更糟。從注意着他和竭力揣測他的心情，安琪拉漸漸開始疑心有點兒什麼——她說不出是什麼。他並不像以前那

樣愛她了。在他的愛撫裏，有着一種冷淡，這在他離開她的時候是沒有的。出了什麼事，她問自己？是不是因為久別嗎，還是什麼別的呢？有天，當他跟卡羅塔出去了一下午，回家來進門樓着她的時候，她正正經經地問道：

『你愛我嗎，親愛的人兒？』

『你知道我愛你，』他肯定地說，但是說得一點兒沒有勁兒，因為他不能再有原先對她的那種感情了。那種感情一絲痕跡都沒有，只有同情、憐惜和一種悲傷——在她作了一切努力之後，竟然受到這樣不好的對待。

『不，你並不，』她回答，發覺他話裏的虛偽的腔調。她聲音很悲傷，眼睛裏顯出那種幽怨失望的神情。有時，她是很容易陷入這種失望的心情裏去的。

『噯，我是愛你的，安琪兒，』他硬說下去。『你幹嗎要問？你想到什麼了？』他不知道她是不是看見什麼或是聽到什麼，而把知道的一切隱藏在這一句開頭的問話裏。

『沒有什麼，』她回答。『只是你不愛我。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可是我這兒感覺到。』她把手放在心口那兒。

這個動作是誠摯的、天真的。它使他難受，因為這就像個小孩的舉動一樣。

『哦，噓！別這麼說，』他央告着。『你知道我愛你。別這樣愁悶。我愛你——你不知道我愛你嗎？』接着他吻她。

『不，不！』安琪拉說。『我知道！你並不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覺得挺難受！』

尤金生怕又要來上一次他很熟悉的那種歇斯底里，但是它倒沒有來。她抑制住心情——因為她並沒有真正懷疑的根據——忙着去給他拿晚飯。不過她很抑鬱，而他卻提心弔膽。要是她真查出來，那可怎麼辦呢！

又過了好多天。卡羅塔偶爾打個電話上工場裏去找他，因為他住的地方沒有電話；即使那兒有，她也不會冒險打去的。她寫給他需要簽收的掛號信，直接寄到斯皮安克郵局，封套上寫給亨利·金斯蘭。那兒沒有人知道尤金姓威特拉，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就拿到這些信。它們通常措辭極其審慎，總是關於約會的——他明白的最含混的、最隱秘的暗示。他們多半在一次會面時就安排好下一次，說道，『如果我在星期四兩點鐘不能一準到，那末就改到星期五的同一時間；那時再不成，就是星期六。如果有什麼事，我就寄一封掛號信給你。』這樣繼續下去。

一天中午，尤金走到斯皮安克的小郵政局去取一封信，因為卡羅塔前一天沒有能跟他會面，打了個電話給他，說第二天寫信。他很穩妥地拿着了那封信，快地看完之後——裏面只有幾個字——決定和平時一樣撕掉它，把碎紙扔開。可是她有時用來指她自己的一句話，『玫瑰灰』，和『哦，金尼！』這個稱呼，使他覺得這封信說不出地可愛。他想着把它稍微留上一會兒——多留上幾小時。他心想除了他以外，這封信對誰都是夠含糊的（即使給人發現的話）。『星期三、兩、橋。』所指的橋就是從莫理斯高地通過哈勒姆河的那一道。那天，他照着來信去赴了約

會，但是由於命運的某種魔力，他忘卻了那封信，直到快到家門口的時候才想起來。於是他拿出來，很快地把它撕成四五片，放進背心口袋裏去，走上樓，打算一有機會就把它毀掉。

同時，打他們住在麗瓦伍德以來，安琪拉那天第一次決定在大約六點鐘的時候走向工場，半路上迎着尤金回來。她聽他敘說過那條溪水的可愛，以及早晚沿着岸邊漫步多麼快活。他多麼喜歡明淨的水和上面垂着的樹葉！有幾個星期日，她已經和他在那兒走過。那天傍晚，當她去的時候，她想着這對他該是個多麼快活、驚奇的事。因為她臨走前把一切都準備好了，所以他們到家後，晚飯不會給耽擱的。在她走近工場時，她聽見氣笛響了，於是站在溪水那邊一叢灌木後邊等待，希望親熱地喊上一聲「呵！」跳出來抓住尤金。可是他並沒有來。

在那兒工作的四五十個人像一小條黑螞蟻似的慢慢地散出去；尤金一直都沒有出現。安琪拉走到大門口去；約瑟夫·繆斯正在關門，他在汽笛一響之後，就充當管門的人。

「威特拉先生在這兒嗎？」安琪拉問，一面從鐵柵外邊朝裏望着他。尤金曾經把約瑟夫給她描摹得那樣確切，因此她一看就認識他。

「不，太太，」約瑟夫回答，給來到面前的這個美人兒嚇了一跳，因為好看的女人在工場門口是稀罕的。「他四五個鐘點前就走啦。我想他一點鐘就走啦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。他今兒沒有跟我們一塊兒做活。他在外邊院子裏工作。」

『您知道他上哪兒去了嗎？』安琪拉問。她對這個離奇的消息感到驚異。尤金並沒有說要上哪兒去。他上哪兒去了呢？

『不，太太，我不知道，』約瑟夫很俐落地回答。『他有時這樣出去——常常，太太。他太太打電話給他——呃——噫，您或許就是他太太。』

『是的，』安琪拉說，可是她已經不在想着自己在說些什麼，她的話立刻變得機械的了。尤金時常走開？他從沒有向她提過一句！她太太打電話給他！會另外有個女人嗎！所有以前的疑心、妒嫉、恐懼立刻全驚醒了；她不知道自己以前爲什麼沒有注意到這件事。這當然說明了尤金的冷淡，說明了他那種心不在焉的神氣。他壓根兒就沒有想到她，這個可憐的人兒！他在想着一個別人。不過她依然不能確定，因爲她並沒有真憑實據。兩句圓滑的問話就套出來，工場裏沒有人看見過他的妻子。他剛出去。一個女人打電話來的。

安琪拉在一陣紛亂、猜疑的怒火中走回家來。當她到家的時候，尤金還沒有回來，因爲他有時回來得遲一點兒，像他所說的，逗留着看看水。這在一個藝術家是很自然的。她走上樓去，把她戴的闊邊草帽掛在小房間裏，然後走到廚房裏去等他回來。對他的經驗和她自己生來的脾氣，使她決定裝得不可捉摸。她要等他先說話，裝着自己並沒有出去。她要問他今兒是不是很辛苦，看他露不露出離開工場的這件事。這樣她就會確切地看出來，他在做點兒什麼，他是不是在故意欺騙她了。

尤金走上樓來，很高興，只是急煎煎的想把碎紙放在什麼看不見的地方。他根本沒有機會，因為安琪拉在那兒迎着他。

『你今兒工作辛苦嗎？』她問，注意到他並沒有先說什麼離開工場的話。

『並不挺辛苦，』他回答；『並不。我不顯得疲倦吧？』

『並不，』她痛恨地說，不過掩飾起自己的情緒來。她想看看他撒謊撒得多麼徹底，多麼周密。『可是我以為或許你挺辛苦啦。今兒挨晚你停下來看水的嗎？』

『是的，』他平靜地回答。『那兒真可愛。我從不厭倦。這些日子樹葉正在變黃，斜陽射在上邊非常好看。從某種角度看過去，它們就有點兒像彩色玻璃。』

聽到這個時，她最初的衝動是想喊道，『你幹嗎向我撒謊，尤金？』因為她脾氣是急躁的，有時候幾乎管不住，不過她總算遏止住了自己。她要查出更多的事情來——怎樣，她可不知道，但是如果她可以稍許等一會兒，時間會給她幫忙的。尤金上浴室去，一面慶幸自己逃脫得很容易——他並沒有多受盤問，這件事很適意；但是在這種暫時滿意的情緒裏，他忘卻了背心口袋裏的碎紙——雖然爲時不久。他把上衣和背心掛在一隻鈎子上，上臥室去拿條新衣領和領帶。他在那兒的時候，安琪拉經過浴室的門。她向來對尤金的衣服非常注意——它們穿得怎樣——但是今兒晚上，她別有用意。憑着直覺，她挺快地摸遍了他的口袋，找出了撕碎的紙片，然後藉口要去擦乾淨一些污跡，把上衣和背心拿下來。正在那時，尤金想着了那封信。他飛快趕出來拿它，或者

不如說是拿碎紙，但是安琪拉已經拿着它們了，正在好奇地望着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她問，多疑的個性全部集中了來尋找更多的證據。他爲什麼要把一封撕碎的信留在衣袋裏？多少天來，她精神上都感覺到有什麼事要來了。他的一切似乎都古怪地要人去搜查。現在，一切全暴露出來了。

『這不相干，』他神經質地說。『一張便條。把它扔到廢紙箱裏去。』

安琪拉注意到他聲音和態度都很特別。她還給他眼睛裏的歉疚的神情吸引住了。一定有什麼事出了漏子。它跟這些碎紙有關係。或許就在這些裏，她可以打破他的行爲的悶葫蘆。那個女人的姓名或許就在這兒。突然靈機一動，她想到可以把這些拼起來，可是另一個想頭也同樣快。它叫她裝着不在意。這或許對她有幫助。現在裝假，隨後她會知道更多的事情的。她把它們扔進廢紙箱裏去，打算抽空再把它們拼起來。尤金注意到她的躊躇、她的疑心。他有點兒怕她會做出什麼事來，什麼事，他可猜不出。當碎紙四散地飛進空着的廢紙箱裏時，他稍許鬆了一口氣，不過還是很不安。要是它們給燒掉，那夠多麼好！他認爲她不會想到去把它們拼起來的，但是他有點兒擔心。如果他的風流感沒有把他帶進這個陷阱裏來，那隨便要他怎樣，他都樂意的。

第二十七章

安琪拉敏捷地把自己的思想付諸行動。在尤金剛走進浴室時，她立刻收集起碎紙，拿其他同樣的小紙片丟進去代替，然後迅速地在她靠着的熨衣檯上把它們拼湊起來。這並不難；紙片並不太碎。在一塊三角形的碎片上，有着這三個字，『哦，金尼！』後面還有個冒號；在另一片上有這個字，『橋，』在還有一片上，『玫瑰。』從這個初步的觀察上，她心裏就很明白，這是一個封情書，她全身的神經都隨着這種可怕的含意激動起來了。會是真的嗎？尤金會有什麼別人嗎？這是他的冷淡和假裝有感情的原因嗎？這是他不要她上這兒來的原因嗎？天啊！她的痛苦永遠沒完了嗎！她匆匆地趕到前房去，面色蒼白，手裏緊捏着暴露一切的碎紙，着手來完成她的工作。這並不用多費時間。四分鐘內，全部拼起來，於是她全都看見了。一封情書！一個壞女人寫來的。這毫無疑問。一個隱在幕後的神祕的女人。『玫瑰灰！』願上帝詛咒她這女妖，她這愛情的盜賊，她這迷人的毒蛇，用陰險的眼睛來蠱惑男人。可是尤金！這畜生！這壞蛋！這下流的，沒出息的東西！這沒有情義的人！他心眼裏就沒有禮節、道德、仁慈和感激的意思了嗎？在她耐心地受盡了一切痛苦、寂寞和貧困之後，這樣待她！寫信說他不舒服，寂寞，不能接她來跟他一

塊兒過活，而同時又跟一個陌生的女人鬼混。『玫瑰灰！』哦，該死，該死，她這娼妓的心靈該死！願上帝把她打死，她這樣譏諷地、蠻橫地來奪取另一個女人的神聖的所有物。她使勁地捏着兩手。

安琪拉簡直有點兒管不住自己了。在她那端莊的小腦袋裏，流過一陣澎湃的憤怒、憎恨、妒嫉、悲傷、自憐和渴望報復的冷酷的慾念。但願她能夠抓住這個女人！但願她這會兒能夠當面斥責尤金！但願她能夠發現他們在一塊兒，把他們殺死！她多麼想打她的嘴巴！怎樣扯她的頭髮和挖她的眼睛！想到她的時候，一種山貓般殘酷的憤怒從她的閃爍的眼睛裏耀射出來了，因為如果她能夠單獨把卡蘿塔弄到那兒，她就要用烙鐵燙她，連根拔掉她的舌頭和牙齒，把她打得省人事，打得不成人形。這會兒，她真是個母老虎，眼睛閃爍，鮮紅的嘴唇濕潤。她要殺死她！殺死她！殺死她！！一點兒不含糊，她要殺死她，如果她可以找着她的話，還要殺死尤金和她自己。是的，是的，她要這樣。寧願死，也比這樣忍受痛苦好些。寧願死掉，讓這個畜生般的女人和尤金死在她的旁邊，也比這樣受罪好上千萬倍。她不該受罪。上帝為什麼這樣折磨她？為什麼要使她步步都給她的這場犧牲的戀愛弄得痛苦不堪呢？她不是個好妻子嗎？她不是把溫柔、耐性、貞潔和克己忘身一切美德全貢獻到愛情的聖壇上去了嗎？上帝還能要什麼呢？人類還要什麼呢？她不是不問有病無病都伺候尤金嗎？當他在那七個月裏在這兒糟踐自己的身體和光陰，談情說愛，不守道德的時候，她卻沒有衣服，沒有朋友，躲在黑森林那兒，而她得到的報酬是什麼呢？在芝